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第二回 醉後兔兒追舊債 夜深碩士受飛菑

詩曰：保全節操賴書生，願托千金報爾恩。
蠢隸漫辭招劇盜，俯思得失總無憑。

話說濮員外因女兒商議外孫讀書一事，當下復道：「新親翁見招，理應遷就。瞿先生在此數年，兩家禮數卻也不缺，便辭他諒亦無礙。」濮氏道：「爹爹講的是。兒還有一件事體與爹爹酌議。當初你女婿在河南做客時，被一盧店戶拖欠下絨緞銀一千餘兩，將及十年光景，並無下落，只留下一張空券。數日前，有一船戶來通消息，說這店家近來發跡，每思往彼取討，奈無可托之人。今欲煩瞿師長帶一蒼頭同到河南，清楚帳目，倘得銀時，就將百十兩謝他也不為過，不知爹爹尊意若何？」

員外點頭道：「好，好！這人可托，諒不誤事。我也有些帳尾在彼，一發勞他順便取之，一舉兩得也。」濮氏甚喜。當晚整下散館酒席，濮員外、憲兒相陪。數杯之後，濮員外道：「舍孫賴老師培植，大有進益，理應久待絳幃。奈何敝親翁章君賜翰相招，不得不往，明歲有違大教，心實歉然。」瞿天民道：「小生樗櫟庸材，荷蒙不棄，在茲三載，叨擾多矣！令孫少年英偉，飛黃可待，既是令親翁相迎，理應趨命。但小生無寸功而屢蒙厚賜，含愧不勝！」耿憲道：「先生待我如子，受教實多。母親另欲從師，不知是何主意？岳丈處明歲是斷然不去的。先生呵，你也怎忍棄我而去？」說罷，不覺淚垂雙頰。瞿天民也撲簌簌流下淚來，勸慰道：「不是我無情相撇，奈是令岳接爾赴館，萬萬不可卻者，豈可因我負了你岳丈美意？幸我家下不遠，時常來望你便了。」濮員外又將河南取帳情由，對瞿天民細說一番。瞿天民道：「感承老丈與令愛盛情，這是有益於小生，怎麼不去？但未稟知老母，不敢輕諾。」濮員外道：「老夫人薪水之費，早晚自著人饋送，不必在心。小女說千金之托，因不得其人，故遲延十載。若得老師慨允一行，不惟亡婿感恩於九泉，而老夫亦沾餘惠矣！」瞿天民再三遜謝。夜深撤席，濮員外也在書房內歇宿。次早，酒飯罷，送出修儀盒禮，著蒼頭挑了先行。瞿天民面謝了濮氏出門，濮員外領了外孫遠送一程。濮員外道：「日昨所懇之言，萬乞留神，燈夜後相約動身，切莫推故。」瞿天民應允，兩下作別而去。

不說濮員外二人回家，且說瞿天民趕著蒼頭，同出城外，到家中見了母親、妻子，忙備酒飯款待蒼頭，寫下謝帖，打發去了。晚間，瞿天民將耿憲定親、明春到岳丈家讀書並濮員外所說要他往河南取帳原由，一一對母親說了。元氏道：「汝在他家三載，看待十分盡禮。耿郎既已另從師傅，明春汝又失館，既有這條門路，甚是好事。取得帳目歸來，諒他決不薄你，再來講時，切莫推卻。」瞿天民見母親允了，心下暗喜。

話不絮煩，轉眼之間，又早冬去春來。上元佳節，瞿天民進城看燈，就便探望劉浣。劉浣整酒敘情，瞿天民又將前事說了，劉浣攬撥該行。酒罷，二人攜手出街閒玩，正遇著耿憲行過，定要留二人到家下吃茶。瞿天民道：「天色將暮，不必茶了。去歲令外祖所談河南一事，老母已允，尊堂處乞為轉達。」

耿憲別了自回，逕對濮氏說知。濮氏即接父親商議定了，一面整頓行囊，令人相邀瞿天民，預約定了起程吉日。至期，瞿天民別了妻母，逕到耿家相會。濮員外交割了文券，撥一個家僮，名喚兔兒，向來原隨亡主出外，一應帳目皆經他手，故此著他挑行李，陪伴同往。吃罷酒飯，濮員外等送出門外相別。

此時正是二月初旬，天氣晴和，百花開放。二人行至傍晚，投店安宿，次日五更動身，一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不一日已到河南蔡州府地界。二人進城，逕到盧家來。盧店主問了來意，倒也歡喜，迎入客座酒飯，隨即打掃一間淨室，與二人安頓，早晚慇懃相待。忽一日，整備酒筵，遜瞿天民坐了客位，接親友們數人相陪，酒至半酣，盧店主取一拜匣放於席上，對瞿天民道：「昔日令親耿君賒緞匹一千餘兩與小店貨賣，不期令親棄世，小弟連年構訟，店本消乏，以致拖遲日久，未得奉還。近賴四方客長扶持，漸復舊業。今蒙大駕光顧，該當本利一並奉上，奈春初眾客未齊，生計蕭索。」指著匣子道：「只措辦得本銀六百兩，外有些粗緞布匹雜貨等項，共計一百餘兩，作為利息，伏乞笑納。餘欠本銀四百兩，另立券約，冬底奉償，令親處煩乞鼎言，感戴不盡。」說罷，取過天平秤匣，將銀兩對眾兌明，一封封疊起，又喚伴當捧過布緞雜貨，稱估停當，一並當面交割。瞿天民叫過兔兒，令其檢點收貯。

兔兒踉踉跄跄，走向前來，瞅著眼道：「相公且慢著。當初敝主在日，和盧長者交契甚厚，往來最久，故將這若干緞匹托在寶店貨賣。敝主亡後，已及十年，論來一本一利也該還我二千餘兩。今日只還這些，本不足，利又薄，教小人怎麼回覆主母？」盧店家笑道：「管家講得有理，奈本店生意淡薄，一時抽拔不出，以致如此。所欠之銀，只在歲底奉還，決不爽約，令主母處乞為方便。若說利息，不過表情而已，莫論厚薄方妙。」瞿天民道：「盧老丈是一純厚長者，既已吩咐年畢見賜，今且遵命，待冬間再來趨領。」兔兒道：「我的爺老子，你講的是太平話兒，官路做人情，誰不省的？我小人吃他家的飯，穿他家的衣，領了他家的嚴命，銀子不足斷不回鄉！不然，早晚的熬煎怎了？這二千兩銀子，一文也少不下的！」瞿天民道：「你家主母最是賢德，我回家面言，管教你不受氣便了。」兔兒道：「瞿先生，你回家見我主母，一言兩語便自去了，終不然在我家過了生世？」

瞿天民怒道：「這廝不癡不醉，為何這等胡談，甚為可惱！」盧店官並眾客一齊勸道：「耿管家面色似有幾分酒意，一時唐突，不必介懷。」兔兒睜眼道：「吃你家的酒不成？不是誇嘴說，我小兔在家朝朝七夕，夜夜元宵，誰似在你尊府，不做保，撇人在冷房裡坐。若不是小兔身旁有幾文錢時，眼灼灼看你們呷酒。」盧店主笑道：「適才已備些薄酒在彼，少刻老夫親自陪你吃三杯，不必著惱。」兔兒道：「咦，驚死人，希罕你家酒吃！不敢欺，小兔是酒裡養命的，那一日不醉飽，老盧你不要忒煞欺人，鱗皮魚兒也有三寸肚腸。瞿先生是落得做好人的，凡事還有小兔做一分主，老人家不要差了念頭！」

這話分明是要店家暗中買他的意思。此時合座親客皆怒，一齊道：「不還銀兩，你待怎的？這蠢狗不過是富家一個奴才，卻也恁地無狀！」兔兒道：「是、是、是，我是奴才。但不曾賣與你家盧老官，你接這伙人來罵我，敢是設計賴我的銀子？我小兔是不懼的。二千兩白銀，若少了一文也休想我出你家門去！」

盧店主笑道：「要還也不難，明早講話。」瞿天民氣滿胸膛，奈在客中不好發話，只得耐住了性子。眾客焦躁，酒不盡歡，各各辭去。瞿天民謝了盧店主，回客房尋睡去了。

當晚無話。次日早上，盧店主到親戚處措置了四百兩銀子，下午依舊接了親友，又邀下幾家鄰舍，坐下茶罷，對眾將昔日欠耿家銀兩情由逐一告訴，又道：「昨日老朽備下小酌，先奉還耿宅本銀六百兩，餘欠四百兩，意欲歲畢找足。感此位瞿相公慨允不辭，不期耿管家發言發語，要本要利。眾位高鄰在此，我與耿家生意往來，又非私債，怎麼算得利息？」說罷，取出銀兩與眾人看了，道：「這是白銀一千兩，求老管家收去，即刻賜還文券，外要甚麼利錢，一毫休想。不然，任你告理，寧可當官結斷！」眾鄰舍一齊道：「我們做店戶的拖欠客銀，此是常例。要象這盧老丈肯還冷帳的，千中選一。老哥呀，你收了去的便宜。若到官時，連本也送了，休怪！」兔兒道：「凡事有瞿相公作主，我小人怎敢多言。」瞿天民冷笑道：「我是外人，怎敢做主？我瞿相公是落得做好人的，收與不收，請君裁處！」兔兒道：「咦，相公好點撥，小人醉中言語，你大家認起真來。」眾人一齊大笑。盧店主道：「恁地講時，我也不教你空過。」喚伴當取出昨日檢過的粗緞布匹雜貨來，又稱出散碎銀三十兩，送為路費，兩下歡喜，一邊收下銀兩物件，一邊接了文券。一面搬出肴饌，眾人坐下飲酒，側廳裡另設一席，款待兔兒，大家盡歡而散。瞿天民為代濮員外取討帳目，耽擱了十餘日，方得起身。盧店主又贈禮物下程，親送至郭外分別。

二人行兩日路程，乃是永陵鎮上。看看天色傍晚，尋一熱鬧客館，兔兒歇下行李，伏侍瞿天民淨了手腳，同在房中吃飯。

兔兒道：「兩日擔子甚重，險些兒壓死了人，明早僱一腳夫挑去方好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正是，我也量這擔子不輕，明日僱人送

到白露河口，下船回去，豈不輕便？」免兒歡喜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說罷，熄燈安宿不題。

且說盧店主有一鄰人，姓秋名僑，排行第八，原是響馬出身，最有義氣。射得一手好箭，沉兼武藝精通，智勇出眾。少年時習成一行藝業，做了數千金家業。娶個渾家，極是賢惠，苦苦勸諫丈夫改惡從善。這秋僑一時回心，在城內租了房屋，開一生藥鋪。初時生意頗興，只因他眼界寬大，看銀子不在心上，終日裡好酒好肉受用，更兼酷愛的是賭博，數年之間，囊橐消乏。正在愁煩之際，恰值盧店主邀他做眼，兌銀子與耿家。

他見了一千兩雪白大錠銀子，不覺昔日念頭又起。當下一面吃酒，一面心下籌畫這事，瞞著渾家，預先暗中約下舊時伙伴，只待瞿天民出門，便行動手。當夜瞿天民正在濃睡中，忽聽得喊聲大起，開眼看時，滿室通紅，數個大漢搶入房裡來。

瞿天民在黑暗中只提得一件下衣閃入牀下，這也是數不該絕，恰好牀下半堵泥壁原是破的，瞿天民即從破壁鑽入去，乃是一間內室，即蹲在室內不動。這店主人是個聾子，不聽得喊聲，只瞧見門外一派亮光，疑是失火，忙奔出來看時，早被一棍打倒。這免兒夢中驚醒，見火光燦亮，眾大漢奔將入來，已知是盜，欲躲時，無處可避，也被一斧砍倒房中，銀兩貨物等項盡被搶劫一空。

此時各房客商，合家老小，各各驚惶躲閃，直待賊人去了許久，一個個聚集商議。瞿天民從內室大寬轉捩出來，只見中門口店主人頭顱中棍身死，客房內免兒面中一斧，在那裡掙命。瞿天民跌足嗟恨，眾人皆驚駭歎息，店家老幼一齊嚎哭，引動地方鄰里都來看視，喧哄直到天明，這免兒也氣絕死了。齊往縣中呈與，縣官審了口詞，隨即僉牌，差人往店家檢驗屍傷，著落屍親辦棺收貯。一面呼喚一班緝捕公人，責了限狀，差委分投四下緝訪正盜。

此事遍處傳揚。這消息傳入盧店主耳中，驚得這老兒目瞪口呆，急忙裡騎馬星夜奔到永陵鎮來，見了瞿天民，悽慘不已。瞿天民道：「耿家免兒已死，又拖累店老官身喪，行囊財物盡劫無存，我孤身狼狽，難以還鄉，又負卻舍親之重托，怎麼是好？」盧店主道：「風波賊盜，前生冤孽，命中注定，萬不可逃。尊駕且請到寒舍權居，候本縣老爺緝獲這伙強徒，追贓正法。倘一時擒究不著時，老夫亦贈盤費，喚人送公回府，不必愁煩，以傷貴體。」瞿天民感謝不盡。盧店主又僱下一匹驢子，與瞿天民騎了，同取路復往蔡州城來。到了家下，日逐價懇懇相待，委曲寬慰。瞿天民在縣前打探，催並縣官責限緝捕人等。守候月餘，並無蹤跡，因與盧店主商議這事如何了落，盧店主道：「足下離家日久，不如暫且回鄉。這裡事務老夫一力承當，天幸倘獲得賊時，所追贓物一一收留在此，以候尊駕來取。」瞿天民拜謝，打點起身。

盧店主又贈盤纏衣被，欲著家僮相送，瞿天民辭道：「行囊不多，小生單身盡可去得，不必勞動尊使，即此告辭。」盧店主置酒餞行，兩下分別。有詩為證：

萍水相逢岐路人，幾番贈別意何勤。

阱中下石輕浮子，鑒此寧無反愧心？

話說瞿天民別了盧店主出門，背馱包裹，手提雨傘，淒淒涼涼，獨自一人躑路。行了數日，不覺已到鼎州地界，穿城而過，只聽得一派鑼鼓之聲，喧闐振耳。近前看時，乃是城河內划龍舟作耍，心內忖道：「愁緒如麻，已忘時序。明午正值端陽佳節母親壽日了，怎麼是好？」帶著煩惱行路，漸覺身疲力倦，舉步難行，勉強捱出城外。又行了一里餘路，忽見樹林中有一古廟，即移步入廟裡，放下包裹、雨傘，在側首石條上坐了半晌，靜悄悄並無人跡往來。忽聽得一派笛音從廟後而出，清亮愛人。但不知這吹笛者卻是甚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